

故园漫记

三喜骑着电动车从地里回来，车后捆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化肥袋子。有人问，这是在地里收啥了？

酸枣。三喜一脸喜气地回答。电动车转过一个弯，不见了。

沟崖边，荒坡上，贫瘠得草都不想长的地方，酸枣树偏偏长得支棱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浑身是刺。简直不能以“树”来称呼酸枣，即使是多年的老枝，也歪歪扭扭，一米来高。在老家人们眼里，它的用处不过是割了扎篱笆，或者点了烤火。

深秋，酸枣熟了，红玛瑙一般。在什么零食都缺的年代，唯有酸枣可以让我们放开肚皮吃。孩子们一放学就跑到地里去了，把酸枣带到学校分享，能赢来超高的入缘。

三喜长得笨头笨脑，家里也穷，老早就跟着他爹赶牛腿了。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，有人说起自己孩子，眉毛都是笑的，三喜爹却从不提儿子——酸枣树不成材呀。

那年秋天，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了，三喜娘愁得天天盯鸡屁股，三喜却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零钱，足有十来块。原来，他摘了一袋子酸枣，去镇上小学的门口卖，一毛钱一小铁皮盒，转悠一天，竟然也掘到了人生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摸住了来钱的门道，三喜就与酸枣长久地打上了交道。只是这“生意”实在小，季节性也太强，村里人看不上眼，三喜见人也下意识地低低头，握握拳，肉里的酸枣刺就扎得他疼一下。

有一年，三喜常常早上骑着自行车，驮满满两化肥袋酸枣出去，中午就回来了。他娘很惊奇：怎么这么快

凡人乐活

晚上刷朋友圈，看到朋友在晒她家的晚餐，应该是自己做的，糖醋小排、麻婆豆腐、可乐鸡翅、香菇肉片、蚝油生菜……荤素搭配，色泽诱人，看着很让人眼馋。

等我再仔细看—下她装菜的器皿，突然—下子就没了胃口。有超市的赠品塑料盆，有缺了豁口的碗，有搪瓷缸、玻璃碗，还有几个颜色、大小都不一样的盘子。菜是好菜，也许色香味俱佳，但因为这些装菜的家什，菜的效果好像就打了折扣。

这个朋友我很熟悉，她的口头禅是：日子嘛，都是将就着过。我去过她家，阳台上养花也是就地取材，器具多种多样，有泡沫箱子，有茶杯、脸盆，还有贴着标签的空水壶……我曾经问过她，为什么不去买些花盆？她说：“将就着养养就行了，在哪儿养都是养，何必去花那不必要的钱？”

朋友的家庭条件不错，根本不是买不起花盆和盘子

师恩似海

她来到陈沟中学任教的时候，我确定她带着火焰。二十多岁，特别有活力，还总是把我们逗乐。她教我们初一语文，她的课，我们总是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像垂涎—道美食，痴迷其中。偶尔跟我们幽默—下，整个教室沸腾了，笑脸像野地绽放的花。

她和其他老师—样，她还教我们唱歌，“抓把泥土试试风，放开长长的线……”这首歌叫《放风筝》，三十年后的我，只记得—句了。她踏着风琴，边谈边唱，身子也合着节拍。她—句，我们溜—句。其他班的孩子，挤在窗户外，垒起了笑脸墙。我们笑着，扯着嗓子，晃着脑袋，甭提多自豪了。

她选班干部要进行竞选，而不是直接指定。我也是候选人，但我落选了。我的那个同学在竞选演讲时，引用了《少年中国说》：“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，河出伏流，—泻汪洋……”同学们震惊了，从静到掌声雷动，像燃放—挂响鞭。他最后当上班长，我当纪律委员。干部不是好当的，隔三五要到她办公室开会，并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刚开始，我们相互攻击，就知道批评别人和掩饰自己，俗称“吵架会”，

思绪悠悠

我7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一位马老师。是村主任从其他村子请来的。马老师当时五六十岁，头发花白，背有点儿驼。

平时，马老师除了要求我们学习时严厉，其他时间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不过，别看马老师—点儿架子都没有，可生起我们的气来，也是暴跳如雷，脸红脖子粗。如果强调了好多遍的题我们还是粗心做错，马老师就会发飙，拿着那根筷子般粗细的竹竿使劲敲我们的手，直到把我们敲得哭着说“记住了，记住了”才罢休。

记忆中，最快乐的事，要数马老师带着我们全班人去邻村他的闺女家。有—天，下午放学，马老师说：“带你们到经周村耍吧？”我们听后，欢呼雀跃。原来，马老师的闺女刚生了一个小宝宝，马老师想去看看他闺女。出发时，马老师拿出提前买好的—篮子鸡蛋，还有—床13斤重的棉花被。马老师提着鸡蛋，我们8个人，两人—组，轮流用—根棍子抬着被子。被子看着大，但抬起来—点儿都不沉。就这样，—路上，我们叽叽喳喳，开心极了。

酸枣

□ 陈爱松

就卖完了？

原来，时爷回家，听说三喜卖酸枣的事，告诉他酸枣仁是—味中药，不用在学校门口卖了，有多少都送到城里的药店去吧。

三喜娘有几年老失眠，走路都虚飘飘的。三喜把酸枣核弄净，晒干，给娘做了一个枕头。又把枣仁取出来，炒熟，泡茶，或做米汤时放—勺，三喜娘失眠的病竟好了。

村里女人—到五十岁，谁不失眠？听说了这个方儿，都照着做，很管用。大家再看三喜时，眼神也不—样了：三喜什么时候懂药方了？

三喜第—次去城里送酸枣时，时爷带他吃了—碗烩面，还翻开《本草纲目》给他看：“酸枣实味酸性收，故主肝病，寒热结气，酸痹久泄，脐下满痛之症。其仁甘而润，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，烦渴虚汗之证。”又—句—句给他解释，三喜这才明白：酸枣用处—这么多啊。

三喜再摘酸枣卖酸枣，胸也挺起来了。他不是—在摘酸枣，而是在采治病救人的药材！

三喜的“中药事业”能—直持续到初冬。酸枣落完，他就捡落在地上的干酸枣。时爷说这是自然成熟的酸枣，药效更好。

三喜靠酸枣盖了房子，娶了媳妇。忙时收庄稼，闲时打零工，秋天摘酸枣，夫唱妇随，小日子过得也不错。村里年轻人多是“候鸟”，飞到远方去打工，—年难得回来几回，三喜却是“留鸟”，守着田地，也守着爹娘。

这几年，有专门收酸枣的人住在村里，三喜摘了酸枣送去，当天就能收到现钱。枣皮可做饮料，枣仁更了

好日子，不将就

□ 苗君甫

的人，但她选择了将就，主动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“将就”的日子。

我从来—不觉得生活质量和金钱有重要联系，但生活质量—定和生活情趣有关。如我喜欢的灵子，—进她家，总是有清新的感觉。晨练路上摘下的—把狗尾巴草被她配了绿叶插在青花瓷的花瓶里，妖娆生姿；几株铜钱草在小瓦罐里对着太阳微笑；甚至连餐桌上的餐巾纸也被她折成了花的样子……虽然都是随手可得的—小物件，在她手里却成了家居的最好装饰。而她也不慌不忙地优雅着，活成了我们羡慕的样子。

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—更多美好的瞬间和愉悦的享受。这种愉悦感—不仅可以让生活更有味道，也可以让工作更有动力。

也许有人说，经济条件—般，日子将就着随便过吧。但

我的老师

□ 陈俊峰

声音可大，争的脸红脖子粗的。—不争论完，她就不说话，笑着看我们，等静下来，她开始点评。渐渐的，我们学会了反思自己，不总是盯着他人的毛病了。

她还带我们春游，到万安山。走走看看，—齐唱歌，—群人瞎吆喝，真是载歌载舞。白龙潭潭地上坐下来，围成—个圆圈，挨个表演节目，又跳又唱，那个高兴劲儿，甭提了。她还让我们作诗，看景作诗。大家挖空心思弄几—句，念出来大家听听，总能得到她的鼓励。

元旦还能收到她的贺卡，每—句话都是她亲手写的，每个人的都不一样。我依稀记得，因为我叫陈俊峰，她这样写道：“你—座巍峨的高山，负责任，有个性。新—年，希望你在学习方面勇攀高峰。”大概就是这意思，年—头太—久，想不起原话了。我看了无数遍，给爸爸看，给奶奶、妈妈念，还和同学们交流。我觉得这几—句简单的话，不是语言，是能量，把轮胎的气打得鼓鼓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念我的作文，两班轮番念。我埋着头，红着脸，很害羞。感觉大家都在看我，目光像手电筒，光束都照过来，后背感觉热热的。我不敢抬头，怕掩藏不住激动的

人走茶不凉

□ 宁妍妍

大约20分钟后，我们到了马老师的闺女家。他闺女让人拿出了饼干和糖果招待我们。看着那稀罕物，我们口水都流出来了，但谁也不敢动，齐刷刷地看向马老师。马老师心知肚明，—声令下：“吃吧！”我们像得到了赦令，—下子没有了矜持，大口吃起来。临走，马老师又把盘子里的糖果给我们分了，每个人的口袋都鼓鼓的。你不知道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摸着口袋，—蹦—跳，简直快乐得要起飞！

谁也没有想到，马老师因为教育学生而被记下了仇，还被报复了。平时，马老师不光对我们班的学生严厉，对别班的同学也很严格，因此，得罪了不少人。特别是那些大孩子，十一—二岁，被—个老头儿老师教训了，会很—不服气。

—个周一的早上，我们刚到学校就发现马老师住房的门被撬了，屋子里—片狼藉，床上的被褥也没了，做饭用的水缸里被撒上了很多土，桌子上的课本被撕烂，扔了—地……

村主任大怒，—定要—把干坏事的人揪出来狠—收拾

不得，据说—公斤几百元呢。村里人的眼都瞪大了：柴火—般的酸枣树竟然也成了摇钱树，树上结的真是红玛瑙啊。

村里人也开始摘酸枣，拿把镰刀，把枝条割下来，大小嫩熟青红都摘掉。三喜不—这样，他觉得这样对不住酸枣树，也对不住买药的人。再说，酸枣枝越割越少，以后摘什么？

三喜冬天去地里捡酸枣，但不卖了。南岗有自家—大片料碾窝子地，这几年都荒着呢，不如把酸枣核撒在地里吧。

根本不用管理，三年之后，竟有了村里第—个酸枣园。村里人说，谁说三喜笨？人家也懂得可持续—发展哩。

三喜发明了—种摘酸枣神器：—把大烧火钳，—头焊上—个大茶缸，—头焊上—盖。茶缸边缘接上—圈锯齿，远远地伸过去，夹住红酸枣—捋，酸枣就收入缸中了。不光速度快，手也不会被刺扎了。

有人替三喜算了—笔账：—斤湿酸枣六元，半天就能收五六—十斤，照这样算，—个月多少钱？乖乖呀！

三喜多偏瘫了，三喜两口子跑前跑后伺候。爹能翘起着走路了，三喜用酸枣木给爹做了—根龙头拐杖，刮得光溜溜，拎着沉甸甸，自然成形的拐杖头，弯得恰到好处。

三喜爹天天拐杖不离手，与—群老哥们坐在墙根说—闲话，用拐杖捣着地：老了老了，还得指望这根酸枣木！

谁都说这根拐杖好。其实，这不是三喜做的第—根酸枣木拐杖了。第—根，多年前送给了时爷。

生活情趣从来都和—经济条件无关，只和心态有关。—套精美的餐具，—摆好看的花盆并—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，但它们带来的愉悦感却是无价的。

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不会让自己的生活潦草而敷衍，更不忍心让自己粗枝大叶地活着，他们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每—点快乐，并用巧手装扮它。日子这么匆忙，生活压力这么大，有生活情趣的人，心情更舒—适，人更有魅力，朋友也更多。

好日子，不将就。好日子，很讲究。即便是平淡生活中的一—点儿讲究，也能给乏味琐碎的日子镶上美丽的边，让我们不经意间就能体会到幸福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会经由“讲究”这个美妙的小—心机，调和锦上添花的美好；凡俗平常的日子，也会经由“讲究”这个用心的小—创意，增加诗和远方的浪漫。

心情，还怕同学说我骄傲。念完，她开始点评，我感觉我耳朵失聪了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听不见老师的表扬，也听不见同学的掌声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，“咚咚”的跳，快要跳出来了。她越念我的文章，我每次都—想写好，天天翻看作文书，—本—本的摘抄优美词句。我喜欢那害羞的感觉，那种感觉比吃糖甜。后来，我到—位老师那里上学，第—次写作文，就两班—点—点评。这个—说吧，师范三年，只有—上文选课不—瞌睡，其他听不懂，统统休息。但这三年我读了好多书，写了好多诗。

后来我也当了老师，深深知道遇见—个好老师，该是多么幸运的事。老师是学生生命中—最重要的人，—句话、—个眼神，都可能成就学生，点亮他的人生；也可能伤害到学生，给学生的—人生笼罩—层阴霾。幼小的心灵，实在—太过娇嫩，我小—心谨慎地对待每—一个小生命，这都是她给予我的。

我现在喜欢写—些文字，心中装着—个梦，她就是我的造梦人，30年前已经种下希望的种子了。我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总喜欢回忆过去，渴望回到三十年前，听她讲故事，听她唱歌，—起开“吵架会”……

她叫陈爱松。

—顿，但被马老师制止了。

此后，再也没有孩子给马老师惹麻烦了，虽然马老师依旧很严厉。这件事后，私下里，包括乡亲们，无人不说马老师的—宽宏大量和仁慈……马老师教我们了4年，从二年级到—五年级，直至把我们班仅有的8名—学生送毕业，马老师才辞职回家。

初中，我在乡里—寄宿学校，后来，我又在城里安了家，往后的几十年再—也没有见过马老师。几年前，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去看望马老师。马老师80多岁了，竟还能认出我们是哪村的，还说出了我们的名字。

临走时，马老师出门送我们，在街上，村里—个老头儿看见了，打趣道：“教了—辈子书，如今退休几十年了，还不断有学生来看你。你—这是人走茶不凉啊！”我们听后，和马老师哈哈大笑。

或许，只有马老师的学生知道，马老师“人走茶不凉”的背后，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是马老师对孩子们那—很多—很多的爱。

灯下走笔

草木染

□ 阮小籍

对某种植物—直情有独钟。那是“靛”，—种植物的名字，叫青黛、靛青、蓝靛亦可。有—个女子就在采—蓼蓝，心上人还不回来，女子说——

终朝采蓝，

不盈—掬。

五日为期，

六日不詹。

望穿秋水，呆在《诗经》“采蓝”里的—这个女子显然生气了，心上人如果这时候出现在女子面前，女子—一定会用小拳拳捶他胸口。

好羡慕那个狩猎在外的男子啊，采—蓼蓝女子的小拳拳，—定该有温暖的—草木香呢。

“衣裳已施行看尽，针线犹存未忍开”，—元稹面对的亡妻的那些衣物，也—一定有靛蓝的装扮，海枯石烂的爱情只有靛蓝的—厚重与—平朴才能与之—相当。

《子夜歌》里的—那个“理丝人残机，何悟不成匹”的女子，其织机上织的—土布，—定离不开靛蓝的—装扮，海枯石烂的爱情只有靛蓝的—厚重与—平朴才能与之—相当。

还有那个“鸡鸣入机织，夜夜不得息”的—刘兰芝，“三日断—五匹”的—土布，又—怎能离开靛蓝呢？从—一而—终的爱情，也只有靛蓝的—素洁与—淡雅才能够—表达。

那时—母亲还—年轻，梳着—根—长长的—麻花辫，守着一台—奶奶陪嫁过来的—织机，织出—一段—段、—匹—匹—素雅—的—土布来。在—冬日的—暖阳下，—父亲把—土布—晾在—绳子上，—母亲—细心—地—扯平—土布上的—褶皱。空气中—弥漫着—蓝靛特有的—气息，—匹—匹—染好的—土布在—风中—起舞，—那份—摇曳—的—动感，恰—恰—蓝色的—蝶……这—一幕—至今—想起，我—仍—旧—乐—而—开—颜。因为我知道，这才是—真正的—相濡以沫，这才是—真正的—平实—与—沉静，这才是—日常—的生活。

如今，那—种—靛蓝的—土布—早已是—昨夜—长风，—很少—见了。

开卷有益

凝视土地

□ 怡然含笑

见缝插针，种了—三—小—片—花生，约—莫—有—几十—棵。没想到，—小小—的种子—中—竟—潜伏—着—那么—大的—能量，它——一旦—接触—土地，—就会—生出—意想—不到的—喜悦。

花生的苗，在—仲夏—时节—扑—棱—开，—迅速—填充—原来—有些—瘪—头的—空隙。它们与—周边—的绿色，—毫—不生—涩—地—拥—抱—在一—起，—远—看，—近—看，—仿—佛—都—不是—我—刻意—种—下的，—而是—原本—就—有的。

立秋后，—愈—见—蓬—勃。

有—日，—突然—发觉—在—密—集—的—花生—棵—之间，—拱—出了—另—一种—植物。它们—头—顶—有—个—须—子，—身—形—苗—条，—在—略—高于—花生—棵—的—层面，—散—花—似—的—点—缀—着。等我的—目光—扫—过去，—想—动手—拔掉—它们—时，—它们—已经—挂—出—纤细—的—豆—荚—儿。

蹲—下—细—看，—似—曾—相—识。它—不—就是—“野—绿—豆—棵”吗？我—没有—种—它，—它是—从—哪里—蹦—跶—出来—的呢？—是—从—童—年—的—故—乡—赶—来的？—是—来—与—我—相—认—的？

我知道，我和—故—乡—之间的—诸—多—联系，—都—藏—在—土—地里。只要我—低—头—哈—腰，—去—凝—视—土—地，—或者—在—土—地里—埋—下—点—儿—什—么，—土—地—就会—松—口，—吐—露—密—码，—开—启—那—扇—暖—色—的—门，—曾—经—的—初—相—识—会—热—闹—地—迎—过来，—我—能—一—指—认，—喊—出—它们—的—小—名。

其中，—就—有—它——“野—绿—豆—棵”。

“野—绿—豆—棵”及—它的—果实—“野—绿—豆”的—存在，—有—点—尴—尬，—像—蝙蝠—难以—定—性是—飞—禽—还是—走—兽——样，—它—究—竟—该—归—入—杂—草—籍—还是—粮—食—籍，—农—人—有—点—伤—脑—筋。无奈，—只—好—在—它—前—面—加—一个—“野”字。它和—绿—豆—有—雷—同—的—地方，—也—有—差—异—的—部分。

它们的—果实、—外—貌——样，—犹—如—双—生—姊妹。只是“野—绿—豆”比—绿—豆—小—一—圈—儿，—性—格—也—倔—强，—千—百—年—来—从—未—开—窍。它混在—绿—豆—群—里，—前—往—锅—里—熬—粥，—绿—豆—熬—不—住—都—开—口—笑了，—它—还—灰—绿—着—脸，—硬—硬—地—不—开—心。用—牙—去—咬—它，—咯—啷—咯—啷—响，—那—意—思—似—乎—还—想—和—牙—齿—干—架。

农—人—送—它—一个—绰—号，—叫—“贼—豆”。

喝—绿—豆—粥，—时—不—时—能—遇—到—它。它—咯—我—牙—的—时候，—我—就会—想—起—关—汉—卿—的—“蒸—不—烂、—煮—不—熟、—捶—不—匾、—炒—不—爆、—响—当—档—粒—粒—铜—豌豆”。

有时—还—会—琢—磨—农—人—给—它—冠—的—那个—“贼”字。我和—我—同—事—的—故—乡，—相—距—几—百—公—里，—她—叫—它—“铁—豆”。我—私—下—觉得，“铁”字—有—点—儿—直—接，—还—有—点—儿—生—硬，“贼”字—既—生—动—形—象，—也—好—玩。

试想，“贼—豆”贼—溜—溜—地—潜—伏—在—绿—豆—群—里，—贼—头—贼—脑，—贼—眉—鼠—眼，—整—天—过—着—提—心—吊—胆—的—日子。它—忧—虑—着—自己的—身—份，—不—晓—得—在—哪—一—日，—就—可能—忽—地—曝—了—光。它—跟—“滥—竽—充—数”中的—南—郭—处—士——样，—躲—躲—闪—闪—地—活—着，—可—怜—可—悲—又—可—笑。

想—到—这—里，—突然—有所—感—叹。祖—先—们在—造—字—组—词—之—初，—都—在—向—我们—传—达—着—他们—的—生活—与—存—生—体—验。以—此，—我们—就—可—推—知—一些—和—“贼”字—有—关—联—的—东—西，—它们—的—模—样—都—有—点—滑稽，—处—境—都—有—点—尴—尬。

俗话说“—怕—狂—风—一—片，—只—怕—贼—风——线”。贼—风—自然—有—贼—的—性—子，—往—往—从—孔—隙—透—入，—溜—溜—摸—摸—而—来。人们—不—知—不觉，—或—许—还—没—反—应—过—来—呢，—它—就—入—了—皮—肤，—钻—了—肠—胃，—进了—骨—髓，—偷—走了—人们—的—健康。常—说—的—“暴—风—如—剑—到”里的—风，—大—约—指—的—就—是—贼—风—吧？

“贼—光”—一—词，—多—用—在—新—出—窑—的—瓷—器—上。那—种—光—漂—浮—在—瓷—器—表—面，—人们—看—它—的—时候，—它—似—乎—不—敢—和—人—的—目—光—对—视，—光—点—是—流—动的、—分—散—的、—躲—躲—闪—闪—的，—让—人—难以—捕—捉—到，—给—人—留下—贼—里—贼—气—的—感—觉。它和—“—亚—光”，—完全—是—两—种—不—同—的—品—质。

说—到—“贼—星”，—人们—都—知道—是—流—星—或—彗—星。但—这—几个—词—相—比—之—下，—哪—一个—更—让—人—产—生—联—想—呢？—我—觉—得—还是—“贼”字—有—意—思。

站在—自己—种—的—三—小—片—花—生—前，—我—与—花—生、—与—土—地—交—流—着，—也—与—“野—绿—豆—棵”—交—流—着……—交—流—使—我的—思—维—走—得—更—远。它们—犹—如—我—浓—缩—的—小—小—故—乡，—再—次—向—我—吐—露—密—码，—赐—予—我—丰—饶—与—想—象，—让—我在—时—光—流—逝—的—空—茫—中，—有—个—把—手—可—抓——